

管子卷第二十三

唐司空房

文蔚

注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第八十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

千出銅。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

管子

卷二十三

一

呂文刊

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

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
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
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
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
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
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
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
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
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
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
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管子

卷之三

二

目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
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
一曰：山上有鉛者，其下有鈇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
鈇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
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
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
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

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滄。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管子

卷五

三

品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賢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

使糴賢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

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也。重丈恭反。令

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穀十二斛也民舉所最粟

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

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糴

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泔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

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賚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今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管子

卷三十三

五

中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

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

牙不利其器藏秘鋒莖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

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

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

者。北用禹氏之玉。禹氏西北戎名王之所出南賚江漢之珠。其

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

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

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

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爲裘卿大夫豹飾

也。卿大夫上大夫也襟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檐。謂之檐音昌詹反

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

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

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

管子 卷三 六 中

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

曰。天策陽也。壤筭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

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

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

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

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

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亾其國。大

夫失二五者亾其勢。民失二五者亾其家。此國之

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
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
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剗以爲門
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
都。重門擊拆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
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
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

管子

卷三

七

成

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
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
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
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
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
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
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
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
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

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弊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策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賢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

卷三十三

八

成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策也。鹽鐵。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十國之策也。五官之數。不籍。

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

管子

卷五

九

中

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灰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禹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管子

卷之三

一

中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禹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

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

管子

卷三

士

章十

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

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

管子

卷五

十二

并

漸一作漸管
衫安也

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漸民也。輕重不調。無糴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亾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管子

卷之三

三

業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策。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

一本施作弛
弛上有殺字
五穀下又有
之所生也

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滅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管子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窮。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歿而不葬者。

管子

卷三三

十四

何

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扞。夏不束拊。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外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

湯以至仁伐
是戰國陰謀
之說非管子
語也

管子

卷三三

五

初

如字當作之
字言刺死扶
傷之孤也茶
首自也寶
字或是空字
言持死事
之害此三等
人皆防當恤
也

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歿扶傷。如孤茶首之
孫。仰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管子對曰。
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
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
則物輕。故遷封倉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
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
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
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
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
券契之齒。金鏹之數。不得為侈弇焉。困窮之民。聞
而糴之。釜鍤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
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
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
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偷而為用。輿歿扶
傷歿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歿輕重之
分使然也。

管子

卷三

十六

初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費市之
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

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

管子

卷三

七

成

損民之藉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軻。

苦禮切。疑也。

者。而重藉於民。奉繕

工。而使弓弩多匡軻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鵠鷓之舍近。鷓雞鷓鷯。

音保。

之通遠。鷓鷯之所在。君請式

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

趨人。三月解弮。弓弩無匡軻者。召管子而問曰。此

何故也。管子對曰。鷓鷯之所在。君式壁而聘之。菹

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雞鷓鷯。彼十鈞之弩。不得棗撒。不能自正。故三月

解芻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圍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歛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

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今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

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

光照堂下，管子入賀。

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

管子

卷之三

十九

呂

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菑大曰薪小曰菑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厖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鞮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厖有所饑，其手搔之功。唐園」

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

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

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

有黃金。中齊有薈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

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

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

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居反。煮

沸火為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

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

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

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眾。無得聚庸

庸功也。而煮鹽。北海之眾。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

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

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

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

而食。圍與與。與。與。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

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

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

管子

卷三

三

成

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洿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洿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箇曲之彊。若此。則絰絲之籍。去分而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

謂春月君以遊財給民之去室自口食。箇曲之用至。至則去分。籍以償首。

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

管子

卷五

五

成

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亾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

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間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

管子

卷三

三

八

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

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
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
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
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
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爲天下。不知
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
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
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

管子

卷三

三

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
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
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
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
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
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
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
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
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

用食用也言
尊於取戰江
而事節者為
有重祿而口
滿食有重賞
而手滿錢動
於利也

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湏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笈桐鼓從之。輿夾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歿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

管子

卷三

三

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

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

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氈。他臥切落毛也服而

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

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

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

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

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

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馮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

卷之三

三

管子卷第二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輕重者，損損之，損是市人，所不屬為者，翠去甚矣。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

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

管子

卷二十四

吳丙初

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立而國

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

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

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

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

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

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仇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

度七十里。若此，則如智之使臂，辭之使指也。然則

此言此小也

疑有闕之字

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沛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沛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秣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一鋤一推一銓。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

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鈇奇休切一輻然後成爲車

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鈇時橘切然後爲女

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

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

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

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

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

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塆諸侯畝鍾之國

管子

卷二西

三

初

也。曠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塆諸侯常不勝山諸

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

對曰。夫河塆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

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

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

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鎔金。程諸侯山諸

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鎔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

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

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

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亾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强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亾。待五

管子

卷三

四

初

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强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强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强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

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

管子

卷之四

五

章拜

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抱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

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皂而曲

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困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塚壘。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是以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眾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為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倫反。窮力救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責。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

管子

卷五

七

何

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
畹。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墾墾之壤無不發
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
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
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
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
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

管子

卷三

八

何

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
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
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
大夫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
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
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
夫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
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

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管子

卷五

九

九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七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

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

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

刻石而為壁。刻石刻其蓄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

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

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

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

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彤弓石壁。不以彤弓

管子 卷十四 十

石壁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壁。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

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

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

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

之謀也。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

侯。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

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

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
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
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
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
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
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
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

管子

卷五十四

士

中

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
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
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
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
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
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
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
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
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

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斲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纒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涕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

管子

卷五

十一

中

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鏐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

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鍤枝蘭鼓。其賈中純萬
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
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
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
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
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
棧臺之職。未能參于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
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
管子

卷五

七

成

此不可解

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
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
曰。此若言局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莒之
於萊。純錙。緇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
人知之。聞纂莒空周且歛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
有推馬。是自萊失纂莒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
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

庸用也謂

豐稔而足用 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賢。爲之有道乎。管子

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百泉。則鑿二十也。斗二勝八

合曰鑿烏侯反泉錢也 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鑿二錢也。請以

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

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

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

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

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

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

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

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爲常道故別篇云徧行而不盡也

管子 卷三 高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

孟春且至。溝瀆阡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

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

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

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

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

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

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絰。鵝鶩谷餘糶。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

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
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
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
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
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
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

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

民多稱貸負子息

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

業產者此本業也

何以洽。

洽通也言百姓爲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

管子對曰。

管子

卷之五

六

折

惟繆數爲可耳。

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

桓公曰諾。令左右

州曰。表稱貸之家。

旌表也

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

以資重之

州通之師執折筮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

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

令使者資石壁而與仍存問之

謙言鹽菜之用

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

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

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俸

耜。夏有以決芒。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壁而

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發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今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蟲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蟲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賈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今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

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繅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纒之賈安得不賤。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

管子

卷五

六

何

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壁而聘之。式

也。壁石壁也。聘問也。賜之以壁。仍存問之。

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

之。舍其作業而爲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

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

君式壁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

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

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

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

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一本于作世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

管子

卷五

三

劉

刑釋形是

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賞。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蹇。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峯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鑿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睚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數。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

管子

卷三

三

中

十壘。鞞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峯。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干穀也。蓬螿也。齒之有唇也。蓬螿古蜂字螿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

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徒奚反。綈之厚者謂之綈。公

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

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

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

徵魯梁人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

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

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

管子

卷五

三

中

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

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綈綈而踵相隨。綈謂連續也。綈息列反。綈丘喬反。車轂鬻騎。連伍而行。鬻鬻也。士角往來相鬻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

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

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

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

賦正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

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齊糴十錢。穀斗二

錢。

十錢。

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浴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闕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埶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

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嘗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管子

卷五

五

五

此後是漢陰不可欺三天童子輕重爲中說多類此其爲膠書無疑

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賈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

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辛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賢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

管子

卷五

五

列

變。六月而壹見。公賢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賢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

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卽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賈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賈。賈齊

管子

卷五

美

中

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卽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卽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纒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鑿。墮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耒耜

管子

卷十四

三七

目

銘。燒切。鉞也。鉞。留理切。鉞。留音。鉞。也。

擗。懷。銘。鉞。又。擗。權。渠。緹。練。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

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行。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管子

卷五

五八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賢賤而賞有功也。

沃一本作法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

天子祀於太心。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埴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管子

卷五

五

四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蒞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歿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

也。張耜當弩。鈚耨當劔戟。獲渠當脅軻。袁笠當甲楯。
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下

管子

卷二十四

三

吳郡顧 樞書

顧時中 章 掖

顧植 劉廷惠

何承德 章 扞

顧賢 何承業

吳丙初 顧文

邑人呂 廉 全刻

管子卷第二十四 終



